

第十九章 如何阅读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的观念与术语几乎渗透了所有我们今天在阅读的作品中。

譬如像现代的新闻记者，不再限定自己只报导事实。只有在报纸头版出现，简短的“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何时何地发生”新闻提要，才是以事实为主。一般来说，记者都会将事实加上诠释、评论、分析，再成为新闻报导。这些诠释与评论都是来自社会科学的观念与术语。

这些观念与术语也影响到当代许多书籍与文章，甚至可以用社会评论来作一个归类。我们也看到许多文学作品是以这类的主题来写作的：种族问题、犯罪、执法、贫穷、教育、福利、战争与和平、好政府与坏政府。这类文学作品便是向社会科学借用了思想意识与语言。

社会科学作品并不只限于非小说类。仍然有一大批重要的当代作家所写的是社会科学的小说。他们的目标是创立一个人造的社会模型，能够让我们在科技的发展之下，检验出社会受到的影响。在小说、戏剧、故事、电影、电视中，对社会的权力组织、各种财富与所有权、财富的分配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谴责与赞扬。这些作品被认为有社会意义，或是包含了“重要的讯息”。在这同时，他们取得也散播了社会科学的元素。

此外，无论是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的问题，几乎全都有专家在作研究。这些专家不是自己作研究，就是由直接面对这些问题的官方单位邀请来做。在社会科学专家的协助下，这些问题有系统地阐释出来，并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社会科学的成长与普及，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高中与大专教育中引进了社会科学。事实上，选修社会科学课程的学生，远比选修传统文学或语言课程的学生还要多很多。而选修社会科学的学生也远超过选修“纯”科学的学生。

※ 什么是社会科学？

我们在谈论社会科学时，好像是在谈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并非如此。

究竟社会科学是什么呢？有一个方法可以找出答案，就是去看看大学中将哪些学科与训练课程安排在这样的科系之下。社会科学的部门中通常包括了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为什么没有包括法律、教育、商业、社会服务与公共行政呢？所有这些学科也都是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才发展出来的啊？对于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是：后面这些学科的目的，在于训练大学校园以外的专业工作者，而前面所提的那些学科却是比较专注于追求人类社会的系统知识，通常是在大学校园中进行的。

目前各个大学都有建立跨科系的研究中心或机构的趋势。这些研究中心超越传统社会科学与专业科系的界限，同时针对许多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其中包括了统计学、人口学、选举学（关于选举与投票的科学）、政策与决策制定、人事训练管理、公共行政、人类生态学，以及其他等等。这些中心产生的研究与报告，往往结合了十多种以上的专业。光是要辨认这许多种专业努力的结果就已经够复杂了，更别提还要判断这些发现与结论是否成立。

那么心理学呢？一些划分严格的社会科学家会将心理学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因为他们认为心理学所谈的是个人的特质问题，而社会科学关心的却是文化、制度与环境因素。一些区分比较没那么严格的学者，则认为生理心理学应该归类为生物科学，而不论是正常或变态心理学则该隶属于社会科学，因为个人与社会整体是不可分割的。

附带一提的是，在现在的社会科学课程中，心理学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如果全国统计起来，选修心理学的学生可能比任何其他课系的学生都要多。有关心理学的著作，从最专业到最普遍的都出版了许多。

那么行为科学呢？他们在社会科学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依照原始的用法，行为科学中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行为生物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律、心理学、精神病学与政治科学。行为科学特别强调对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作系统化的研究，以获得可被证实的发现。近年来，行为科学几乎跟社会科学变成同义词了，但许多讲究传统的人反对这样的用法。

最后要谈的是，历史呢？大家都知道，社会科学引用历史的研究，是为了取得资料，并为他们的推论作例证。然而，虽然历史在叙述特殊事件与人物时，在知识的架构上勉强称得上科学，但是就历史本身对人类行为与发展模式及规则所提供的系统知识而言，却称不上科学。

那么，我们能给社会科学下个定义吗？我们认为可以，至少就这一章的目的来说可以。诸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都是组成社会科学的核心，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会将这些学科归纳进来。此外，我们相信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应该会认为，即使不是全部，但大部分有关法律、教育、公共行政的作品，及一部分商业、社会服务的作品，再加上大量的心理学作品，也都适合社会科学的定义。我们推测这样的定义虽然并不精密，但你可以明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了。

※ 阅读社会科学的容易处

绝大部分社会科学看起来都像是非常容易阅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通常取材自读者所熟悉的经验——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就跟诗与哲学一样——论说的方式也经常是叙述式的，这对读过小说与历史的读者来说都很熟悉。

此外，我们都已经很熟悉社会科学的术语，而且经常在使用。诸如文化（比较文化、反文化、次文化）、集团、疏离、地位、输入 / 输出、下层结构、伦理、行为、共识等很多这样的术语，几乎是现代人交谈与阅读时经常会出现的字眼。

想想“社会”，这是一个多么变色龙的词，前面不知可以加上多少形容词，但它总是在表达一种人民群居生活，而非离群索居的广阔定义。我们听到过失序的社会、不健全的社会、沉默的社会、贪婪的社会、富裕的社会……，我们可以从英文字典中第一个字母找起，最后找到“发酵的”（zymotic）社会这样的形容词——这是指持续动荡的社会，就跟我们所处的社会一样。

我们还可以把“社会”看作是形容词，同样有许多熟悉的意义。像社会力量、社会压力、社会承诺，当然还有无所不在的社会问题。在阅读或写作社会科学时，最后一种是特别容易出现的题材。我们敢打赌，如果不是在最近几周，也是在最近的几个月内，你总可能读过，甚至写过有关“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文章。当你阅读或写作时，你可能很清楚政治与经济问题所代表的意义，但是你，或是作者所说的社会问题，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社会学家在写作时所用的术语及隐喻，加上字里行间充满深刻的情感，让我们误以为这是很容易阅读的。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对读者来说是很熟悉的，的确，那是他们天天读到或听到的字眼。此外，读者的态度与感

觉也都跟着这些问题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问题所谈论的也是我们一般知道的事情，但是通常我们不会“投入”哲学问题中。不过对于社会科学所讨论的问题，我们都会有很强烈的意见。

※ 阅读社会科学的困难处

说来矛盾，我们前面所说的让社会科学看来很容易阅读的因素，却也是让社会科学不容易阅读的因素。譬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因素——你身为一个读者，要对作者的观点投入一些看法。许多读者担心，如果承认自己与作者意见不合，而且客观地质疑自己阅读的作品，是一种对自己投入不忠的行为。但是，只要你是用分析阅读来阅读，这样的态度是必要的。我们所谈的阅读规则中已经指出了这样的态度，至少在做大纲架构及诠释作品的规则中指出过。如果你要回答阅读任何作品都该提出的头两个问题，你一定要先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如果你拒绝倾听一位作者所说的话，你就无法了解这本书了。

社会科学中熟悉的术语及观点，同时也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许多社会科学家自己很清楚这个问题。他们非常反对在一般新闻报导或其他类型的写作中，任意引用社会科学的术语及观点。譬如国民生产总值（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这个概念，在严肃的经济作品中，这个概念有特定限制的用法。但是，一些社会科学家说，许多记者及专栏作者让这个概念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他们用得太浮滥，却完全不知道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显然，如果在你的阅读的作品中，作者将一个自己都不太清楚的词句当作是关键字，那你一定也会跟着摸不着头脑的。

让我们把这个观点再说明清楚一点。我们要先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区分出来。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作品（指的是后面那种“科学”）的作者会把假设与证明说得十分清楚，同时也确定读者很容易与他达成共识，并找到书中的主旨。因为在阅读任何论说性作品时，与作者达成共识并找到主旨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科学家的作法等于是帮你做了这部分的工作。不过你还是会发现用数学形式表现的作品很难阅读，如果你没法牢牢掌握住论述、实验，以及对结论的观察基础，你会发现很难对这本书下评论——也就是回答“这是真实的吗？”“这本书与我何干？”的问题。然而，有一点很重要的是，阅读科学作品要比阅读任何其他论说性作品都来得容易。

换句话说，自然科学的作者必须做的是“把他的用语规定出来”——这也就是说，他告诉你，在他的论述中有哪些基本的词义，而他会如何运用。

这样的说明通常会出现在书的一开头，可能是解释、假设、公理等等。既然说明用语是这个领域中的特质，因此有人说它们像是一种游戏，或是有“游戏的架构”。说明用语就像是一种游戏规则。如果你想打扑克牌，你不会争论三张相同的牌，是否比两对的牌要厉害之类的游戏规则。如果你要玩桥牌，你也不会为皇后可以吃杰克（同一种花色），或是最高的王牌可以吃任何一张牌（在定约桥牌中）这样的规则而与人争辩。同样地，在阅读自然科学的作品时，你也不会与作者争辩他的使用规则。你接受这些规则，开始阅读。

直到最近，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很普遍的用语说明，在社会科学中却仍然不太普遍。其中一个理由是，社会科学并不能数学化，另一个理由是在社会或行为科学中，要说明用语比较困难。为一个圆或等腰三角形下定义是一回事，而为经济萧条或心理健康下定义又是另一回事。就算一个社会科学家想要为这样的词义下定义，他的读者也会想质疑他的用法是否正确。结果，社会科学家只好在整本书中为自己的词义挣扎不已——他的挣扎也带给读者阅读上的困难。

阅读社会科学作品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中的作品是混杂的，而不是纯粹的论说性作品。我们已经知道历史是如何混杂了虚构与科学，以及我们阅读时要如何把这件事谨记在心。对于这种混杂，我们已经很熟悉，也有大量的相关经验。但在社会科学的状况却完全不同。太多社会科学的作品混杂了科学、哲学与历史，甚至为了加强效果，通常还会带点虚构的色彩。

如果社会科学只有一种混杂法，我们也会很熟悉，因为历史就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社会科学中，每一本书的混杂方式都不同，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先确定他在阅读的书中混杂了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同一本书中就有所变动，也可能在不同的书中有所变动。要区分清楚这一切，并不容易。

你还记得分析阅读的第一个步骤是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如果是小说，这个问题相当容易回答。如果是科学或哲学作品，也不难。就算是形式混杂的历史，一般来说读者也会知道自己在读的是历史。但是组成社会科学的不同要素——有时是这种，有时是那种，有时又是另一种模式——使我们在阅读任何有关社会科学的作品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就跟要给社会科学下定义是同样困难的事。

不过，分析阅读的读者还是得想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不只是他要做的

第一件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他能够说出他所阅读的这本书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他就能更进一步理解这本书了。

要将一本社会科学的书列出纲要架构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要与作者达成共识，就像我们所说的，这可是极为困难的事。原因就在于作者无法将自己的用语规则说明清楚。不过，还是可以对关键字有些概括性的了解。从词义看到主旨与论述，如果是本好书，这些仍然都不是问题。但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与我何干？就需要读者有点自制力了。这时，我们前面提过的一种情况就可能发生——读者可能会说：“我找不出作者的缺点，但是我就是不同意他的看法。”当然，这是因为读者对作者的企图与结论已经有偏见了。

※ 阅读社会科学作品

在这一章里，我们说过很多次“社会科学作品”，却没说过“社会科学书”。这是因为在阅读社会科学时，关于一个主题通常要读好几本书，而不会只读一本书。这不只是因为社会科学是个新领域，只有少数经典作品，还因为我们在阅读社会科学时，主要的着眼点在一个特殊的事件或问题上，而非一个特殊的作者或一本书。譬如我们对强制执行法感兴趣，我们会同时读上好几本相关的书。或许我们关心的是种族、教育、税收与地方政府的问题，这也是同样的状况。基本上，在这些领域中，并没有什么权威的著作，因此我们必须读很多本相关的书。而社会科学家本身也有一个现象，就是为了要能跟得上时代，他们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重新修订他们的作品，新作品取代旧作品，过时的论述也不断被淘汰了。

在某个程度上说，如我们所看到的，哲学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要完全了解一位哲学家，你应该阅读这位哲学家自己在阅读的书，以及影响他的其他哲学家的书。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也是如此。我们提到过，如果你想要发现过去的事实，你最好多读几本书，而不是只读一本书。不过在这些情况中，你找到一本主要的、权威的著作的可能，是相当大的。社会科学中却并非如此，因此在阅读这类书时更需要同时阅读许多相关书籍了。

分析阅读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就一个主题同时阅读很多本书的情况。分析阅读适用于阅读个别的书籍。当然，如果你想要善用这些规则，就要仔细地研究观察。接下来要介绍的新的阅读规则，则需要我们通过第三层次的阅读（分析阅读），才能进入这第四层次的阅读（主题阅读）。我

们现在就准备要讨论第四层次的阅读。因为社会科学作品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必须要用这样的阅读。

指出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会把社会科学的问题放在本书第三篇的最后来讨论。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整理我们的讨论。一开始我们谈的是如何阅读实用性作品，这与其他阅读完全不同，因为读者有特定的义务，也就是如果他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采取行动。然后我们讨论小说与诗，提出和阅读论说性作品不同的问题。最后，我们讨论的是三种理论性的论说作品——科学与数学、哲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放在最后，是因为这样的书需要用上主题阅读。因此这一章可说是第三篇的结尾，也是第四篇的引言。

第四篇 阅读的最终目标

第二十章 阅读的第四个层次：主题阅读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仔细谈过关于就同一个主题阅读两三本书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讨论某个特定的主题时，牵涉到的往往不只是一本书。我们也一再非正式地提醒过，甚至其他领域中相关的作者与书籍，都与这个特定的主题有关。在作主题阅读时，第一个要求就是知道：对一个特定的问题来说，所牵涉的绝对不是一本书而已。第二个要求则是：要知道就总的来说，应该读的是哪些书？第二个要求比第一个要求还难做到。

我们在检验这个句子：“与同一个主题相关两本以上的书”时，困难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同一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主题是单一的历史时期或事件，就很清楚了，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中，就很难作这样清楚的区分。《飘》与《战争与和平》都是关于伟大战争的小说——但是，两者相似之处也止于此了。司汤达的《帕玛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谈的拿破仑战争，也是托尔斯泰作品中谈的战争。但是这两本书当然都不是在谈这场战争，也不是与一般战争有关的书。在这两个故事中，战争只是提供了一个环境或背景，故事的本身所谈的是人类的生存与挣扎，战争不过是作者想吸引读者注意的手法。我们可能会了解有关这场战役的一些事情——事实上，托尔斯泰就说过，从司汤达所描述的滑铁卢之役中，他学到很多有关这场战役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的主题是要研究战争，就用不着拿这些小说来读了。

你可能料到小说有这种情况。因为作品的特性，小说沟通问题的方法跟论说性作品不同。但是，论说性作品也有同样的问题。

譬如说你对“爱”这个概念很感兴趣，想要阅读相关的读物。因为关于爱的作品很广泛，你要整理出一个相关书目来阅读是有点困难的。假设你向专家求教，到一个完备的图书馆中寻找书目，还对照一位优秀学者所写的论文，终于把书目弄出来了。再假设你进一步舍弃诗人和小说家谈的这个主题，只想从论说性的作品中找答案（在后面我们会说明为什么这样的做法是明智的）。现在你开始依照书目来阅读这些书了。你发现什么？

即使只是匆匆的浏览，你也会找到一大堆相关的资料。人类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没有被称作是爱的行为——只是称呼的方式不同而已。而且爱并不只限于人类。如果你进一步往下阅读，你会发现宇宙中